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八王皆亂相踵至趙倫為更甚禍延藩服愈超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為蜀心更納耳非正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晉

惠皇帝

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刼還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

修說刺史東平王楙字孔偉義陽成王望之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于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複姓藩陽平人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縣故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羯人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石勒字世龍初名匐

佩音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漢縣今屬山東東昌府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胡三省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字仲彥南陽人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注見前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兾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琨之父為淮北護軍劉輿為頴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蕭縣地名非今靈壁縣也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

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幷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陽為喬繼援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

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犇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于王浚遂擊斬石超于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于譙殺之喬衆潰走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于是太宰顒矯詔敕留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暾等上表理后無罪顒欲收暾暾犇青州然羊后以是得免

榮乃號江東名士甘心失身名教掃地論者或許其殺敏自贖是徒為靦顏忍恥者藉口地耳何可為訓

十二月成都王頴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敏既克石冰（事見前）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畧江州弟斌東畧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安豐郡治安風 安風注見前）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不赴敏疑諸名士不為已用盡欲誅之

禁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晉郡治酇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太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晉郡治作唐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鄉縣太守應詹字思遠南頓人璩之孫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不聽侃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于長岐地名胡三省注在江夏界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

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勳請加遷擢敏據江東踰年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廬江內史華譚以書讓顧榮周玘榮玘見之甚慙乃密遣人告征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準許之于是榮玘及甘卓紀瞻等共攻敏敏衆潰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紀瞻字思遠秣陵人

丙寅光熙元年成晏平元年是歲成始建國號與漢凡二僭國春正月戊子朔日食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顒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顒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顒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寧州附塞部落之名寇寧州晉置治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病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奬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輙出兵掩擊破之後毅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以為主釗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以王遜為南夷校尉兼刺寧州遜招集離散擊平叛夷州境復安王遜字邵伯魏興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

破其兵于覇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即禹貢終南漢書作太壹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顒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李雄稱成皇帝

雄即帝位國號大成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版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為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時務方殷雖眞才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録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

越以庾敳字子嵩鄢陵人為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為從事中郎郭象字子元河南人為主簿阮修為行叅軍謝鯤為掾敳等皆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謚曰元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至是卒

九月頓邱晉郡本漢縣注見前太守馮嵩執成都王頴送鄴兖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頴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頴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

劉輿默識天下兵簿雖類蕭何之收圖籍然以圖進賑附非人陷于悖逆可謂不善用其才

司馬郭勱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穎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辦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是為懷帝尊皇后曰惠皇后

立妃梁氏為皇后

帝食麪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羊后自以于太弟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版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卽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宫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輙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劉友益書法于是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餘年惟此而已

南陽王模字元表宣帝弟高密王泰子誅河間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為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

殺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苹曰晉惠之為君動輙受制于人如嬰兒玩弄于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主是以始焉不保保母后次焉不保其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昏愚亦已甚矣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從東燕王騰騰以迎駕功進封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

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毁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丁卯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掖音堅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黄縣令劉栢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旣而為苟純晞之弟所敗遂降漢

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奔馬嘗撫膺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藩死與王彌俱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騰于是年三月改封

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茍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茌平牧馬苑也更聚衆聲言為

成都王穎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

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饒性吝嗇臨急賜將

導用處語號召推戴瑯邪時論乃以夷吾比之然夷吾匡時者實其枕去矣赳民為牛哉卒使一世波靡悟不為怪此真白望

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苟晞等討之相持數月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瑯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 胡三省注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應劭曰禊潔也于水上盥潔之也 導

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卞以邑為氏壼字望之濟陰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張闓（字敬緒吳張昭曾孫）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

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絶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人所殺勒奔樂平晉郡今為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彊寇善治繁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𨜟督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姓張氏名𨜟督擁衆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𨜟督

衍兄弟擅竊公營三窟至身敗名裂猶稱少無宦情將誰欺乎此足為鄙夫竊時望者炯鑑

等與俱歸漢漢主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字平子為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仲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太傅越自領州牧徙苟晞為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之青州公自領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于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兖州牧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王敦徵為中書監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㐌統攝三部見前與㕍通好

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宫純入衛擊破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北宫純將兵衛京師與彌戰數敗之彌走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

張軌西平郡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絶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漢王淵徙都蒲子郎春秋晉蒲城注見前稱皇帝大赦改元是歲

漢石勒劉靈寇汲魏頓邱三郡百姓望風降附靈後為王浚將祁弘所殺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複姓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

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時汾水得玉璽淵因改元河瑞

三月以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都督荊湘元年分荊廣二州置統長沙始興等九郡等州軍事

簡督荊湘交廣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字宣則蘭陵人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字伯蔚曾之孫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宫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

何曾謂晉武非貽謀之道不為無見然彼日食萬錢致後嗣汰侈召禍不能為子孫計長久而謂能深識國勢有是理乎

息流涕而已初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羡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吾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時以元虛相尚勒亦集衣冠為君子營此非風化移人正所謂以玉帛攻奇勢不得不出此耳

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為君子營以張賓字孟孫中為謀主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夔以國為氏孔萇支雄其先月支胡人桃豹桃以邑為氏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

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黎陽繼寇壺關皆陷之秋攻洛陽為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吳郡今浙江湖州府是太守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至是錢璯寇陽羨又討斬之琅邪王睿以為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義興郡治陽羨注見前以旌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

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憙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

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氏酋單徵之女之是年初立爲后

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遂即位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

子粲爲河内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爲幷州刺史乃葬淵于永光陵謚光文廟號高祖

氏酋蒲洪晉載記氏之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字廣世

自稱畧陽公

洪畧陽臨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畧羣氏畏服之漢拜

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公胡三省曰蒲洪事始

此

流民王如京兆新豐人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猛匈奴右賢王武帝泰始七年叛走出塞八年入寇并州為左部將所殺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晋郡今山西忻州是號鐵弗氏與白部

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魏太祖平文帝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今代州西北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陘北山之北也之地琨乃徙樓煩今山西寧武府漢樓煩縣地馬邑注見前陰館今勾注山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繁畤故縣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

州
崞故城亦在渾源州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道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

牛以安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

破之盡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傅越以胡寇

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

侵逼郊畿公宜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

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

向許昌以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

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內史注見前

譙登字順明周之孫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内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漢縣晉置郡尋復為縣今順慶府渠縣是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盡

援絶士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成都人為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為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令杜弢為湘州刺史巳而弢陷長沙南破零陵東侵武昌殺長吏甚衆

琅邪王睿遂揚州都督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以王敦為刺

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

已召之馥不行睿以裴碩請碩淮南太守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請

救于睿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為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茍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茍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

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

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

付王衍而死衆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為縣王以睎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注見前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越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茍晞表請遷都倉垣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經注汲水東逕倉垣城即此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東郡東阿人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水經注穀水東逕雍谷谿石路阻陿有硤石之稱今曰硤石堡在河南府新安縣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

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字子据敳之兄王儁為光祿大夫

初曜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説曜請白漢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匈奴貴種名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蒙縣城也注見前荀藩奉秦王業即愍帝趣許昌荀藩在陽城汝陰晉郡治汝陰本漢縣注見前太守李矩字世迴平陽人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注見前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

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為秦王東後）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閻鼎（字台臣）聚西州流民數千于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為豫州刺史以周顗（字伯仁浚之子）等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字彥夏平原人）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

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王承字安期湛之子卞壼諸葛恢字道明靚之子陳頵俱倫切字延思陳國人庾亮字元規袞從子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字景思楷之子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假立太子稱受中詔

承制封拜備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

子保保上邽注見前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帥衆降漢漢遣染

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

于潼關長驅至下邽秦縣有上邽故加下故城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涼州將

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

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氐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巴西人纘之子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轝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顧明公思預之言由是晞不從明出奔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為氏

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睎及豫章王鎖睎頸以為左司馬（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彌將徐邈叛去兵漸衰勒既禽苟睎張賓勸勒因彌之小衰誘而取之乃請彌宴酒酣遂斬之而并其衆苟睎潛謀叛勒勒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字巨秀靖之子）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注見前）

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金城人）安定太守賈疋（字彥度武威人疋古雅字）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于黃卯（胡三

省注在雲陽縣黃嶔山下雲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素喜木丸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渤海蓨人不能討民失

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言于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其孫奕于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悛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為長史悛為參軍抎抎彊健有力之貌犍居言反犗牛也其力專彊以擬悛抽言非常人

琅邪王睿以周顗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寧府江寧縣南一日勞勞亭亦名臨滄觀寰宇記臨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日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郡

陳頵數語頗中當時利病然導所用浮競奔成積習之勢又何能從其言是對泣者固皆楚囚而高言戮力者亦強顏自壯而已

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自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白望猶言虛名

壬申六年 劉友益曰于是帝遷平陽踰年矣書六年存統也

春二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 在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北水經注滍水東逕為葛陂即此 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

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于睿求掃平河北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萇等請分兵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于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于是黜膺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三臺注見前）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字季龍勒從子）向壽春

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初勒為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幷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絶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種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

曰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于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莫稱究論至七子各與一業六女羅冠後宮以此為善保富貴豈能經明哲之義長樂老伎倆實殷有以啓之

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揚雄仕莽綱目書死以斥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孫皆納後宮厥罪實浮于雄而綱目書卒今特改書

初殷為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至是死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畀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

終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字始仁輿之子）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言稟命于漢也）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

國分命諸將攻兾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

兾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

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

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畧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

聰遣粲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

兵于常山粲曜遂乘虛襲陷晉陽泥殺琨父母琨還救不

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麴允領雍州刺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脩帥衆數萬為

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脩與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北一名西山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在太原府太谷縣西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縣之山也壽陽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後漢縣今為太原府治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荆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内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實動俠（言其心易動又豪俠自喜也）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荆州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内史王機（長沙人）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胡三省注此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葢在孱陵之東）琅邪王聞之召為軍諮祭酒以周顗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

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是歲王如以軍乏食降于王敦王稜以澄被害懼禍及將其奴客千餘人入廣州稜父嘗刺廣州將士皆故部曲刺史郭訥遣拒稜皆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卒

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不見喜慍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晉載記後漢時燒當裔孫遷那率種内附漢以為西羌校尉處

于南安之赤亭郝元孫柯廻生弋仲南安注見前赤亭水名在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水經注赤亭水逕獂道縣城北又南入渭獂道今隴西縣也東徙榆眉郎隃麋注見前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胡三省曰姚弋仲事始此

癸酉七年孝愍皇帝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愍帝始即位改元通鑑綱目以孝懐于二月遇害故于歲首即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大書孝愍皇帝于上接書劉聰殺帝于下二帝似乎相混今依晉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泰熙元年之例而以愍帝建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弑帝于平陽庾珉王儁死之

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

庚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

漢主聰為后起䳍鳳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遥園李中堂元

達先鎖腰而入帥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帖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

為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内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是為愍帝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

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為衛將軍領大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邱注見前勒遂以虎鎮鄴初劉琨用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之琨召求還及是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邱前中書侍郎郗鑒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為兗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嶧山注見前鄒山即嶧山以在鄒縣故亦名鄒山

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頵為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

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

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

睿曰馥位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

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

也頵出于寒微為睿參軍數持正論時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頵言于

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偃蹇

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

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定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顒曰昔趙王簒逆惠王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懐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隷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罷之由

是府中多惡顒出為譙郡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眷務目塵從弟通鑑作疾陸眷今依晉載記及魏書北史作就及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等攻石勒于襄國勒敗還壘末柸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就陸

眷退走以鎰馬金銀請末柸于勒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之昌等亦引還

至是浚復召就陸眷與共攻勒就陸眷不至浚怒檄

慕容廆討之廆遂取徒河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焉廆以河東裴嶷北平楊耽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羡勃海封抽河東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及封奕封裕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讚為東庠祭酒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于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裴嶷字文冀封裕抽之子奕抽從子皇甫眞字楚季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

陜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宫令幽幷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勲又詔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刀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主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字孝文南昌人上書請嗣後凡為駮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

東晉諸臣皆髀蠱之疾惟祖逖中流擊楫尚有生氣微特桓彝周顗不及即劉琨未可同日而語

無所依準以虧舊典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聞

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劉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魏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龍首山之尾也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水經注龍首山頭于渭尾達樊川及諸營退屯逍遥

圍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沈水枝津東入逍遥園即此將軍麴鑒帥衆救長安與曜遇于零武零當作靈今西安府咸陽縣有靈武鄉晉時移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于此故名鑒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浚誅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于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尤貪橫北州謡曰府中赫赫朱邱伯十

囊五囊入衆郎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晉書好言災變比他史為甚如一日相承與日伏出高三丈皆異所必無此特治十日並出之說而附會之星隕為肉長廣以數丈計雖齊諧志怪不至于此

甲戌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

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城據之虎據漢中吏民奔蜀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敵走咸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陵漢中注俱見前之地皆為成有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于内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寛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戸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

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我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

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注見前浚都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田聊反戲也乃公何凶逆如

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將浚佐等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數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惟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叅軍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于劉琨請

兵于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沒所置樂陵太守邵續附勒勒以其子乂為督護勃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謂曰君為晉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或曰其如乂何續曰我豈得顧子而終為叛臣乎勒聞之殺乂遂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樂陵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山東武定府劉胤字承胤掖人

襄國大饑

時穀二升直銀一觔

趙染之敗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一轍欲不敗亡得乎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諡曰武穆子寔字安遜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刺史西平公

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

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于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輕騎數百逆之綝

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嶽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能死于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膺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

事莫含于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狥國之大節乎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莫氏楚莫敖之後含雁門人

漢曹嶷東萊人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嶷嶷先從王彌彌降漢表嶷行安東將軍使徇青州嶷克東平進攻琅邪遂破青州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築城曰廣固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北水經注城四周絶澗岨水深隍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

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太興初嶷叛漢來降又以建康懸遠復與石勒相結後石虎擊破廣固殺之

漢立三后

初漢后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為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卒嬖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

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後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已又立中常侍王沈養女為左皇后宣懷養女為中皇后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不聽尚書令王鑒等又諫聰皆殺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寔內府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充山陵漢武比崩陵中不能容物赤眉取之不盡于今猶有

朽帛此二陵其儉者耳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楊等州軍事

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荆州刺史事在元年侃及諸將與弢前後數十戰弢士卒多死乃請降丞相睿以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憤怒復反至是侃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鄉本佳

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為賊者不得至老貢遂降

弢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

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彊横滑臺異志從弟稜諫之敦怒會降賊王如配稜麾下耆耻諸將辱己敦因密使人激如殺稜聞之陽驚捕如誅之王稜字文子琛之子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起兵竟陵以杜曽新野人勇冠三軍能被甲游于水中為竟陵太守事在永嘉六年已曽殺元而并其

衆會朝廷以第五猗為荆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時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求救于豫章太守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于崧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兵少藉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不克而還　荀崧字景猷潁川人周撫字道和王敦嬖人錢鳳字世儀吳興人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

刺史以其從弟廙字世將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厠叅軍梅陶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　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與吴郡今廣東韶州府治是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機病死于道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鄭攀等相與拒王廙久之衆心不一攀懼請降杜曾亦

請擊第五猗以自效已而曾復寇陷楊口廙遣周訪擊走之遂定漢沔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

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于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

天子必遣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乂寵衰（太后單氏年少色美漢主聰烝焉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漢主聰以子晋王粲為相國（粲少有雋才自為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惡之）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勸乂圖粲乂不從（瑋遐說乂曰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乂弗從舍人告之）漢主聰誅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乂上

表乞為庶人且請以粲為嗣抽弗為通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意決之猗有怨于乂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聰子敷粲之弟謀因上巳大宴作亂令禍期甚迫宜早圖之靳準素諂事猗亦謂粲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粲深以為然至是聰臨上秋閣命收少府陳休將軍卜崇及特進綦母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

惡也休宗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言故沈等疾之卜幹泣諫聰怒免為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聽問沈等于綮綮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宴羣臣引見太弟乂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在灅水之陽猗盧所築灅水出朔平府馬邑縣即桑乾河上源也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為所弑猗㐌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鬱律擊走劉虎降其部落于是西取

烏孫故地東兼匆吉以西士馬精彊雄于北方 匆吉即挹婁今寧古塔地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字成遜為秦州刺史 先是涼州軍士得玉璽文曰皇帝行璽獻于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畱歸之長安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

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聽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䧟北地進至涇陽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䧟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惟以爵位悅人而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將軍魯充梁緯緯被殺以充賢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馮翊人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安定人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于靈臺三輔黄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内外斷絶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為粥以進

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悞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于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

慟哭聰怒因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為太宰假黄鉞督陜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諡節愍侯斬綝于市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先是勒陷廩邱劉演奔段氏及是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鋭氣以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屯廣牧漢故縣屬朔方郡後漢移置陘南地在今忻州為之聲援勒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據棄城走幷土震駭既而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帥衆奔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督運稽期斬之未為失刑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掀後世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疾之文致甚苦謂深文以致其罪

中宗元皇帝考晉自元帝以後記載家俱稱東晉通鑑不分統曰晉紀今依之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事具前長安不守始稱晉王愍帝遇害乃即位于江左先是太元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丁丑建武元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漢小國一成新小國一涼凡二僭國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黄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

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恊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蹇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蹇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鄭州東有鄭大夫廟祀子產時李矩屯新鄭故禱于此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後矩將耿稚等復襲漢太子粲營于孟津粲衆驚潰死傷大半詔以矩都督河南軍事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遂卽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字道成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字道畿卽明帝爲王太子封裒爲

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羕字延年汝南王亮之子為太保封譙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進之子之子承音丞字敬才、為譙王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為僕射周顗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奉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

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御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

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乃從之

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既而廆以裴嶷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

相國粲使其黨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

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于是誅東宫官屬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殺之乂形神秀爽寛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既而立粲為太子

五月壬午朔日食

六月祖逖取譙城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元和志祖逖克譙城而居之謂此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

也遣行參軍桓宣（譙國銍人）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于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于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降逖旣入譙城石勒

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字望之廣陵人淵之弟上疏以為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于平陽辛賓隴西狄道人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本漢將降于李矩河内太

守郭默河内懐人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

史臣曰愍帝繼統天下崩離長安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河南王吐谷渾卒胡三省曰吐谷渾始見此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户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之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别何不相遠異渾怒曰馬闘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别甚易恐後會為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

渾遂西傅陰山注見前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水注見前之西極于白蘭羌別種唐為維恭二州地廢維州在四川茂州保縣西廢恭州在松潘衛西南地方數千里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皆吐谷渾故地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後吐延為羌酋所殺子葉延嗣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侯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號其國曰吐谷渾

戊寅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線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

周嵩以忤旨出牧則所為不許固辭者皆偽耳

紀瞻曰晉氏統絕于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 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 王遂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 嵩字仲智顗之弟

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

增位二等

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

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

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

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

子納之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晉屬天水郡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率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自此凉州始别為國

夏四月丁丑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字君孝吳郡人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

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諡曰愍

初琨世子羣字公度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之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

盟庶雪國家之耻琨終不以一子之故貟公而忘義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其弟叔軍諫之乃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複姓）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其徒黨悉誅之乃稱詔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諶等帥衆依末柸奉琨子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初溫嶠為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以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固辭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不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拜邪嶠

不得已受拜

秋七月漢主聰卒大子粲立八月靳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水名寰宇記在岳陽縣南西北流入澗水岳陽今屬平陽府）封勒為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

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之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以傳國璽付胡嵩曰還如晉家嵩不致受乃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輙率衆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也乃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漢縣今屬平陽府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卽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

勒進攻準于平陽巴巴氏也魏武遷于關中河東皆有之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之推準弟明為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畧曰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

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泥滓時所喜者翱翔雲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擧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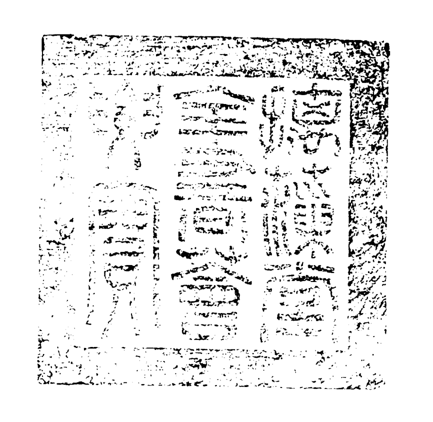
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

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攻拔平陽靳明犇赤壁漢主曜族誅之

喬泰等遣使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與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冢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錄監生臣周升士